

#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 第一节 革命的前提

### 革命前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640年。革命前，英国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可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和农业中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初期，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从事呢絨生产的手工工场更为发达。在东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中，有数以千计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为经营呢絨工业的富商和乡绅贵族进行生产。当时，除了这种为数甚多的分散的手工工场以外，在城市中还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分工比较细致的集中的手工工场。这种工场拥有上百台的纺织机和数以百计的雇拥工人。到十六世纪末期，这种集中的手工工场已为数不鲜。英国的呢絨产量之大也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它在十七世纪上半期每年生产呢絨达二十五万匹，畅销于欧洲市场和其他各地。在十六世纪中期，英国毛织品的输出占全国输出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到十七世纪初已占百分之九十。

除去呢絨以外，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一些新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为肥皂、玻璃、纸张、酿酒、制糖、火药、造船等等。在这些新兴工业部门，大都采取了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势。从事这些新兴工业的工场主雇用的工人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个别的甚至数达千人以上。在这些新兴工业开办的同时，煤铁

的开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革命前的一百年里，英国煤和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七倍和五倍。

上述情况说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正在迅速代替封建行会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关系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空前增长起来。但是，城市中封建行会制度占统治地位，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工业生产中的发展。

英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同市场的扩大，特别是同海外贸易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联。十五世纪末，世界新航道开辟后，国际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英国正处在世界贸易航道的要冲，英国的海外贸易活动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英国商人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他们远涉重洋，纷纷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并借助于野蛮的暴力方式，征服殖民地、搜掠黄金财物，贩运奴隶，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劫掠了大量财富，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特别是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商人利用封建王朝在经济上对自己的依赖，获得国王的特许，成立了许多有专利权的贸易公司。如1579年成立的欧洲东方公司（也叫东陆公司）专门经营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贸易；1581年成立的近东公司从事同当时在土耳其控制下的近东地区的贸易；1588年成立的非洲公司专门从事贩卖黑奴的罪恶勾当；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印度、中国和远东地区的贸易。英国商人通过这些海外贸易公司，大发了横财。仅以东印度公司为例，1617年这个公司有九千多股东，一百六十多万英镑资金。它从印度贩运货物到英国，可以得到几倍到几十倍的利润。比如它从印度收购三辨士的香料肉荳蔻，到英国就可卖六先令六辨士<sup>①</sup>，获利二十多倍。海外贸易

---

①先令和辨士都是英国货币单位，一先令等于十二辨士。

的发展加速了資本的积累，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英国資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深入农村。在农村里不但有大量的分散的手工工場。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圈地运动”，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漸轉化为資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十五世紀末期，英国本土毛紡织业日益兴盛，引起羊毛价格上涨，牧羊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因而一部分地主貴族，特别是中小貴族，走上了資本主义經營的道路。他們在农村里霸占农村的公用地，以后又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了农民的耕地，并把土地圈围起来变成牧場，从事牧羊业。十六世紀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圈地运动迅速扩大，到十七世紀初，已席捲西部、东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这时不但更大規模地圈占公用地，而且大量强占农民的耕地；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粮食和工业原料价格日益提高，圈占的土地不仅用来作牧場，而且还兴起了許多大农場，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

圈地运动的发展进一步破坏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一方面，資本主义性質的牧場和农場发展起来，資产階級和新貴族积累了更多資金；另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大量变成了手工工場和农場的雇佣工人，使資本主义的发展得到了充足的劳动力。

綜上所述，革命前的英国社会經濟制度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資本主义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急剧地发展；另一方面，占据統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維護者——封建专制制度則阻碍了它的成长。在工商业中，由于社会制度的存在，封建王朝的种种禁令以及专卖权的濫用，使資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至于資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还只限于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就全国而論，封建貴族的大土地所

有制仍然占着統治地位，严重地束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社会經濟制度中的这种矛盾正是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暴发的基础。

### 阶级力量的变化 阶级斗争的发展

随着資本主义在工商业和农业中的发展，資產階級的力量壮大起来，他們要求冲破封建制度，由自己掌握政权，建立資本主义制度。他們領導了当时的反封建斗争。在資產階級里人数最多的是中小工商业者，他們的活動不但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碍，也受到大的商业专卖公司的限制。所以，他們极关心工商业的自由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废除，革命要求比較强烈。資產階級的上层是那些大商人、大工場主和高利貸資本家。他們給王室包稅，得到国王特許的专卖权，还借債給王室和貴族，所以同封建王朝有很多联系。他們虽然也反对封建专制，可是很不坚决，只想限制王权，讓自己也能参与管理政权。在資產階級里他們是保守派。

由于圈地运动的扩大，英国貴族的分裂成新貴族和旧貴族两大集团。旧的封建貴族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可是采用資本主义方式經營土地的新貴族，却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基本上一致。他們有的把土地出租給农場主或牧場主，坐收地租，有的自己直接經營牧場或农場，还有許多人同时办起手工工場或經營商业，参加海外殖民活动。新貴族的經濟利益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密切关联着，他們也反对封建制度。同时，新貴族地产的大部分是按过去騎士領地制占有的，他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領地，对国王还要履行很多封建义务，土地所有权并不完整。这也是他們反对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們究竟还是貴族，还享有貴族的特权，所以最害怕农民起

来造反。因此，他們参加了后来的革命，跟资产阶级結成了联盟，可是在革命中又处处压制羣众，甚至镇压羣众。馬克思說：

“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謎，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sup>①</sup>

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軍。革命前，农民基本羣众是自耕农，其中大多数是公簿持有农，还有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是从农奴轉化来的，他們世代相传从地主那里租种一小块份地，租約記在地主庄园法庭的公簿上，农民手里持有公簿的副本。为了耕种这块份地，他們要繳地租，担負各种封建义务，份地传给下一代时，还要向地主繳批准費。他們强烈要求推翻封建制度，把份地变为自己的财产。自由持有农虽然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份地，但也担負着封建义务。除去自耕农之外，还有一部分茅舍农，他們只有自己所住茅舍房前屋后一点土地，主要靠农村的公有地过活。圈地运动給农民羣众带来很大灾难，使广大农民丧失生計，赤貧如洗，淪为雇农。革命前，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封建主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他們反封建、要求土地的斗争非常强烈。

城乡手工工場的工人和行会的帮工、学徒等，也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他們受着封建的和資本主义的双重剝削。他們特別要求反对封建性的奴役。英国社会各个阶级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一場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成熟。

### 清教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

---

①《評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頁。

革命前的英国，是教会和国家合为一体的。十六世紀，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为了摆脱以羅馬教皇为首領的天主教的控制，进行了宗教改革，确立了英国的国教，<sup>①</sup>把教会置于王权之下。国王是教会的首脑，主教是国王的臣僚。国教不仅是封建制度的支柱，而且也是封建专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的壮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日見增长。都鐸王朝的末代女王伊利莎白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又进而确定国教的教义和仪式，并且强化主教制度，严密統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領域，违反教义的人們要受到宗教法庭的严厉鎮压。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国教这个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他們从十六世紀六十年代开始，发动了一个广泛的清教运动。清教徒以加尔文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們抨击国教的腐敗和专橫，反对主教制度，反对国王对教会的控制，要求信仰自由。他們主张不要主教的干預，讓人人直接向上帝“交流”，自己讀聖經去領会上帝的“启示”。清教教义認為“获得財富”是“一个基督徒的本份”，是神圣的“使命”，必須进行积极活动“实现自己的使命”。清教运动还要求按照加尔文教民主共和的原則改革教会，由信徒选举的长老和牧师来管理教务。清教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反对等級制度，反对专制制度，要求自由竞争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愿望。清教运动决不是什么关于“天国”事物的神学爭論，而是在宗教外衣蔭蔽下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統治阶级的政治斗争。恩格斯指

---

①英国国教称“圣公会”。

出：“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①

“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国的；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

参加清教的阶层很广泛，有资产阶级、新贵族、农民、城市平民等等，因此，在清教徒内部，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保守派主张废除国王任命的主教，由教徒选举“长老”来管理教会，他们被称为长老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比较激进的派别称为独立派。他们主张清教独立，教徒可以独立自由地解释圣经。独立派代表了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的利益。

清教运动在当时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用来号召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工具；也是他们控制群众的工具。

### 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1603年女王伊丽莎白死后无嗣，由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六世继承了王位，称为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詹姆斯虽然兼任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但当时两国并没有合并。

詹姆斯一世入主英国后，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他顽固地坚持王权神授、君权无限的滥调，硬说国王的权力是上帝给

---

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

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③詹姆斯六世的母亲玛丽·斯图亚特是亨利八世妹妹的孙女。

的，是无限的。“君主制是地面上最高的制度。君主是上帝的总督。他们坐在神圣的王位上，上帝本人都称他们为神”。

“国王是法律的创造者，而决不是法律创造国王”。他登上英国王位后在第一届国会上就叫嚷：“議論上帝是渎神；議論君主是叛逆”。他看到清教运动是反对专制王权的，就叫喊：“沒有主教就沒有国王，就沒有貴族”。他极力加强英国国教，迫害清教徒。

同时，詹姆士一世也不能容忍国会的权力。他不允許国會議論王政，約束王权，与国王分庭抗礼。他同国会中的资产阶级新貴族反对派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他在推行其反动的内外政策中，曾三次召开国会，又三次解散了国会。詹姆士一世为了維持封建貴族和王室的庞大开支，想出种种办法来进行搜刮。他向商业公司发售特許狀，給予經營某些商品的专利权。誰买得这种专利权，誰就可以垄断这种商品的买卖，也就可以随意抬高价格。詹姆士一世出卖的专卖权范围之广，甚至包括了肥皂、植物油、白矾、煤、盐等等生活必需品。他还巧立名目，实行宫廷采买优先制，在这种制度下，宫廷以低价强購农民、小生产者的物品，然后高价出售，猎取暴利。詹姆士一世的經濟政策，既給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灾难，也极大地損害了资产阶级工商业的利益。为了增加王室的收入，他还公开卖官鬻爵，規定男爵价格一千鎊，子爵一万鎊，伯爵两万鎊。此外，他还以“国債”形式，向人民强制借款，拒絕者就定罪下獄。

詹姆士一世的这些倒行逆施，大大加深了资产阶级、新貴族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王室和封建貴族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統治时期空前尖銳起来。1625年詹姆士死后繼承其王位的查理一世（1625—1649年），比其父有过之无不及。他繼續实行强制借款制度，并且把許多拒絕借貸者关进監獄。

由于强制借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他在1628年又第三次召开国会。

在这届国会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权利请愿书》，强调不经国会同意，不准随意征税和强制借款，没有法律依据和法院的判决，不准逮捕任何人，等等。同时，国会也决定拨给王室一些款项。查理一世急于得到这笔拨款，就接受了《权利请愿书》。在这届国会上还发生了关于吨税和磅税的争端。吨税是酒类进口税，磅税是羊毛出口税。查理一世要求终身拥有征收这两种税的权利，国会坚决拒绝，查理一世就又解散了国会，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无国会统治时期（1629—1640年）。

在这十一年期间，查理一世用最残暴的手段进行统治。他逮捕了原来国会中反对派的议员，或判以重刑，或处以罚金；他残酷迫害清教徒，使六万五千多清教徒被迫逃亡国外。他进一步扩大了专卖权的范围，甚至连别针、钮扣都包括了进去。他还把几百年不征收的船税又恢复起来。

查理一世的种种暴政激起了英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纷纷起来反抗这种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还在17世纪初，英国中部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往往一个村庄就有几千人参加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30年代，农民反对封建剥削，争取土地的斗争又高涨起来，在剑桥郡、林肯郡及其他许多地方，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在伦敦，也爆发了手工业学徒的起义和失业工人及贫民的示威。劳动人民的广泛斗争造成了革命的形势，1637年苏格兰发生了起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斯图亚特王朝承袭了英国王位以后，为了在苏格兰加强专制统治，力图把英国国教推行于苏格兰。可是在苏格兰占统治

地位的是長老派教會，蘇格蘭的貴族和資產階級耽心，斯圖亞特王朝加強專制統治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就起來抵制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1637年當查理一世把英國國教祈禱書強加給蘇格蘭時候，立刻引起了蘇格蘭人的起義。1639年蘇格蘭起義軍攻進了英國境內，國王軍隊節節敗退，查理一世被迫同蘇格蘭訂立了和約。可是他並不甘心失敗，仍然準備重新鎮壓蘇格蘭起義。為了籌集軍費，查理一世被迫在1640年4月召開國會，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代表拒絕了國王的軍費議案，而且猛烈攻擊查理一世的政策，要求取消無國會時期的一切非法措施，於是，查理一世又解散了國會。這屆國會只存在三個星期，歷史上稱為“短期國會”。查理一世蠻橫解散國會，引起了反對專制政府的示威遊行，倫敦的手工工人以及海員、碼頭工人、零工等等都投入了這場鬥爭。查理一世又立即採取鎮壓手段、逮捕了很多示威者。但接踵而至的是，革命羣眾再次起來，進攻監獄，營救被捕者。各地農民也紛紛起來，反抗封建壓迫。斯圖亞特王朝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 第二節 革命的開始，兩次內戰與共和國的建立

### 長期國會的召開和《大抗議書》

人民羣眾反對專制王朝的革命鬥爭方興未艾，1640年8月，蘇格蘭人又發起了進攻。走投無路的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召開國會。這屆國會一直存在到1653年4月，史稱“長期國會”。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候，長期國會是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反對封建王朝鬥爭的活動中心。

長期國會在聲勢浩大的羣眾革命鬥爭高潮中開始了自己的活動。它激烈譴責查理一世破壞國會權力的專橫態度，攻擊他

的宗教迫害政策和經濟政策。查理一世及其宠臣們就策划解散国会。这时，国会搶先动手逮捕了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洛德。接着就通过法案，規定不經国会本身同意，不得解散国会。并对斯特拉福伯爵进行审判。

当国会逮捕了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劳德，并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时，查理一世进行了頑抗，拒不批准，并准备以武力解散国会。这时，在伦敦，成千上万的革命羣众起来支持国会的行动。他們手持刀剑棍棒保卫了国会，包围了王宮，伦敦人民的大示威，不但粉碎了查理一世武力解散国会的阴谋，而且胁迫查理签署了判决书，斯特拉福終于被送上了断头台。

接着，长期国会在1640—1641年間，頒布了一系列法案，迫使查理一世废除了专卖制、王室采購优先制、吨稅、磅稅和船稅以及一切未經国会同意的稅收。取消了星法院和宗教法庭，释放了政治犯。1641年5月，国会通过的《三年法案》，規定不經国会本身同意，国王不得解散国会。

长期国会的这一系列革命措施，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加强了国会的权力，給了封建专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封建专制王朝并没有彻底覆灭，资产阶级的統治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1641年11月国会又通过了一个《大抗議書》，譴責查理一世的种种暴政，提出了资产阶级和新貴族的政治、經濟改革綱領，要求保証工商业自由，建立对国会負責制的政府，把英国改造成资产阶级議會制的君主立宪国家。

尽管《大抗議書》帶有很大的妥协性，可是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統治集团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国会并不想废除国王，只是想限制他的权力，可是在查理一世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他的反革命本性决定了他要同革命势力进行殊死的斗

爭。他根本拒絕了“大抗議書”，而且在1642年1月3日和4日親自帶領軍隊到國會去逮捕反對派的首領。但是倫敦的人民拿起武器挡住了他。查理一世妄圖鎮壓革命的陰謀破產以後，就離開倫敦，跑到北部的約克城，企圖取得北部和西北部封建貴族的支持，拼湊反革命武裝撲滅革命。1642年8月，查理一世這個反革命頭子公然在諾丁昂升起了軍旗，宣布“討伐國會”，瘋狂地挑起了內戰。英國革命進入了國內戰爭階段。

### 第一次內戰

隨着內戰的爆發，革命和反革命兩個營壘進一步劃清了界線。封建貴族、宮廷官吏、國教的上層教士站在國王一邊，組成反革命陣營。站在以國會為代表的革命陣營一邊的有資產階級、新貴族和信奉清教的農民以及城市平民羣眾。但是在革命陣營內部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整個革命時期，一直存在着妥協讓步和堅決打倒國王這兩條路線的鬥爭。

內戰開始的時候，掌握革命領導權的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和上層新貴族利益的長老派。他們對革命的要求，並不是徹底消滅封建制度，而只是使國王服從國會的權力，實行君主立憲制。他們害怕羣眾革命性的增長會威脅到他們的財產和地位。因此內戰打起來了，他們仍在想方設法跟國王妥協，力圖把戰爭局限在迫使國王讓步，創造與國王談判的條件。

長老派的妥協路線給反革命勢力造成了可乘之機，給革命帶來了很大損失。那時候，國會無論在兵力、財力和物力上都是很占優勢的。而國王那里則兵微將寡，財力拮据，物資匱乏。可是，在長老派的指揮下，國會軍萎萎縮縮，一直避免去同國王軍決戰，放過了許多有利的戰機。結果，使查理贏得了時間，拼湊起反革命武裝，對國會發起了進攻。1642年10月下

旬，国王軍攻陷牛津之后，即乘胜向伦敦推进。12月，国王軍占领了离伦敦只有七英里的布伦特福。

伦敦的人民在革命战争中表现了巨大的力量。当查理一世占领布伦特福的消息传到伦敦，羣情憤激，为了保卫首都，手工业工人、学徒、广大市民都紛紛参加民兵抗击敌人。伦敦民兵的出击，打败了国王軍，查理一世退守牛津，伦敦的危急才得以解除。到1643年夏天，国王軍又兵分三路进攻伦敦。这时，伦敦的民兵主动出击，向国王軍发起了猛烈进攻，挫败了敌人的攻势，打乱了国王軍的战斗部署，粉碎了敌人进攻伦敦的计划。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許多有才能的革命领导人物，一些过去不知名的“小人物”，如馬車夫普萊德、鞋匠休逊、鍋匠福克斯等等，后来都成了国会軍的勇敢善战的軍官。革命的重要領袖克伦威尔，也是在尖銳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就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現：如凱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sup>①</sup>

奥利佛·克伦威尔（1599—1658年出身于新貴族家庭，父亲是个清教徒。克伦威尔属于清教的独立派。1640年他当选为长期国會議員，在国会里积极参加了《大抗議書》的起草工作。內战开始后，他自己招募自耕农组成了一支騎兵队伍加入了国会軍。克伦威尔作为独立派的領袖，对这次革命的要求比长老派要更为急进，在对国王軍作战中也比长老派將領要坚决得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领导的这支由自耕农组成的队伍对封建专制制度怀着深切的仇恨，作战勇敢，紀律严明，得到了羣众

---

① 《致符·博尔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頁。

的支持，贏得了屢勝國王軍的戰績。

1644年7月，國會軍同國王軍在馬斯頓草原進行了會戰。在这次戰役中，克倫威爾率領的騎兵擊潰了國王軍的主力，使國會軍在北部戰場上取得了重大勝利。國會軍開始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但是長老派將領埃塞克斯指揮下的軍隊却在南部戰場上遭到嚴重失敗，从而使北部戰場勝利的戰略作用，幾乎化為烏有。

長老派的妥協路線和壓制羣眾革命積極性的反動政策，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獨立派的力量增強起來了。獨立派認識到長老派的妥協路線所造成的軍事上的失敗，正在危害着革命。為了從根本上扭轉戰局，他們力主改組軍隊，堅決進行戰爭。

馬斯頓戰役勝利之後，克倫威爾提出改組國會軍。在獨立派的堅持鬥爭下，1645年1月國會通過了“新模範軍法案”。根據這個法案，組成了一支以自耕農為主體包括手工業者、工匠、學徒的“新模範軍”。以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掌握了軍隊的領導權。參加這支革命軍隊的廣大勞動人民，都把戰勝國王看成是與自己擺脫奴役息息相關的事業。他們英勇作戰，奮不顧身。1645年6月，在納斯比戰役中“新模範軍”把國王軍打得落花流水，摧毀了它的主力。使戰爭的進程起了根本的變化。從此以後，國會軍步步勝利，國王軍節節敗退，到1646年下半年，基本上消滅了國王軍。查理一世化裝逃跑到蘇格蘭，被蘇格蘭長老派扣留。不久，英國國會用四十萬鎊的代價把查理買回來，囚禁於納斯比右堡。第一次內戰至此結束。

在內戰期間，長老派把持的國會採取了許多有利於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措施。它廢除了專制法庭，取締了英國國教的活動。它沒收了國王和王黨分子的土地，高價出賣給資產階級和新貴族。1646年廢除了騎士領地制，取消了地主對國王的封建

义务，使土地变成了他們的私有财产。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国会的全部政策都沒有想到劳动人民的利益。沒收来的土地，都落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貴族手里。农民对地主的一切封建义务也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甚至连教会什一稅也沒有废除。另外，在內战中国会濫发紙币，对許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征收消費稅，弄得民不聊生。

广大羣众对国会的政策非常不滿，到处爆发了城乡劳动人民反对国会反动政策的斗争。特别是农民的反圈地斗争尤为激烈。在东部，广大貧苦农民紛紛起来搗毀圈地的柵栏，夺回被地主圈去的土地。在西南部，农民則拿起武器，攻打地主的庄园。农民的斗争得到了军队中士兵羣众和下級軍官的同情和支持。而长老派国会則派军队镇压了各地农民运动。这样，第一次內战结束后，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即反封建阵营各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更加表面化了。

### **第一次內战结束后，反封建阵营各阶级的分歧和斗争**

第一次內战的胜利结束后，参加革命阵营的各阶级对革命的要求不同，产生了尖銳的分歧和斗争。国会中当权的长老派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貴族的利益出发，认为內战已經胜利，专制王朝已經瓦解，革命应该停止了，他們按自己的既定方針，力主和国王談判，建立維護他們既得利益的君主立宪政府。他們一面和国王談判，一面策划解散同情劳动人民的军队。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领导人，这时也认为革命結束了，同样想讓国王恢复王位。所以克伦威尔同意解散军队，表示愿意辞退軍职。

但是，頑固的查理一世拒絕在国会的控制下恢复王位。广

大的革命士兵羣众坚决抵制国会解散军队的決議。他們要求国会发还所欠軍餉，要求取消圈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在政治上主张废除君主制，要求普选权。

组织和领导士兵斗争的，是平等派。平等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利益。平等派的重要领袖是約翰·利尔本（1618—1657年），他在革命前就积极参加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几次被捕下獄。1641年出獄后，他又参加国会軍，投入反对国王的战争，后来因不满意长老派的反人民政策，退出了军队。利尔本猛烈抨击国会的反动，指責国会是“新的暴君”，鼓吹人民起来反抗国会的統治。1646年，长老派把他逮捕入獄，他在監獄里坚持斗争，写下了許多宣传平等派政治綱領的小冊子。他認為，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應該废除一切特权；国家权力是来自人民的，應該属于人民。他主张废除国王和国会的上議院（貴族院），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說：“国会本身應該很好地知道，它不應該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應該做对于人民有益而且不損害人民的事”。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派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也不提农民要求土地的事情，不反映最貧苦人民的愿望。但平等派的民主思想在士兵和人民中間有很大的影响。士兵羣众都拥护平等派的政治主张，并组织起“士兵鼓动员會議”，展开了反对国会的斗争。

平等派的斗争大大震动了克伦威尔和独立派。他們因士兵革命情緒的强烈而忧心忡忡，但又看到长老派与反革命王党势力勾結的危險日益增长，严重地威胁到他們的地位和利益，而且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强有力地打破反动派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克伦威尔转变了态度，拒絕解散军队的決議，并且把国王从国会的监护下夺取过来，扣押在兵营里。同时，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他又极力破坏平等派运动，在1647年6月成立了

一个由独立派軍官控制的所謂“全軍會議”，用来抵銷“士兵鼓動員會議”，保證他對軍隊的領導權。七月，廣大士兵要求他下令把軍隊開進倫敦，打擊長老派的活動，可是他不肯干。他一方面拒絕士兵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却支使“全軍會議”按照獨立派的政治主張，提出了一個《談判提綱》跟查理一世進行談判，企圖按照獨立派的政治要求，來實現與國王的妥協。不想，死硬的查理拒絕了克倫威爾的條件，而長老派在倫敦也加緊策劃反獨立派的鬥爭。這時克倫威爾才被迫接受士兵羣眾的要求，於8月初把軍隊開進倫敦，清除了長老派陰謀分子，奪取了國會的權力。

克倫威爾把持了國會以後，獨立派與平等派之間的矛盾尖銳起來了，爆發了獨立派軍官集團與以平等派為代表的士兵之間的激烈鬥爭。獨立派認為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力圖在保留君主制和貴族院的基础上，按照財產資格選舉新國會，以鞏固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統治地位。他們同國王查理一世進行了談判，向國王提出了很多讓步。可是查理一世仍然不肯接受。克倫威爾跟國王談判的消息，激起了士兵羣眾的極大憤怒。他們譴責獨立派軍官向國王妥協的立場，憤怒地指責他們說：“難道可以和從頭到腳都沾滿了我們最高貴的朋友和士兵的鮮血的人打交道嗎？”平等派在革命士兵的支持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人民公約》，力主廢除國王，取消上院，實現普選權。1647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倫敦附近帕特尼舉行的全軍會議上平等派士兵代表同獨立派軍官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平等派堅持要廢除君主制，提出“恢復國王將違反上帝的意志”。獨立派則硬說國王和上院的權利“是地面上最合法的”，并污蔑普選權是走向“無政府狀態”。連續幾天的大辯論暴露了獨立派的反人民面目，於是11月中旬平等派士兵舉行了武裝示